

常  
熟  
謝  
晉  
撰

迷  
聞  
類  
編



共四本

謝晉字日三號勉廬雍正丁巳

明通榜官陽山教諭孝友丞

誨人不倦年九十卒子祖康舉

人浙江奉化縣知縣

見常昭合志治行



皇朝通志

人然以奉外編味集

繁入不送年以十平子既東舉

即應錄古詞七林齋於文燕

增修日三錄鳴謝無古仁心

述聞類編目錄

第一卷

天文

天度

日月蝕

律曆附西曆

三角算

曆法

文曜

第二卷

地理

歷朝方域

兩江

直隸

山東山西



陝西河南附西廣

川湖浙閩附雲貴

中原九邊要害

瀕海要害

江南沿江要害

水利

治河

九河考

第三卷

理學

聖學

訓儲

道學

附元祐黨人

朱陸異同

程朱門人

性理

陰陽五行

河圖洛書

第四卷

學校

太極通書西銘正蒙

皇極經世書

洪範皇極內篇

立學教士

幸學養老

祠祭褒贈先聖先師

第五卷

文籍

十三經

二十一史附諸史

明史

子書

集附詩學

類書

韻書

書法

文體

箴銘

第六卷

禮制

郊祀 五帝地祇感生帝

明堂

宗廟

巡狩封禪

群祀 社稷 日月星辰 風雲雷雨 山川

郡國禮 讀法

鄉飲酒

第七卷

樂律

六律五音

第八卷

歷代樂章

選舉

科舉

銓選

武舉

辟舉

薦舉 附任子 吏員

考課

第九卷

職官

侍從

臺諫

監司

守令

卷之九

三

第十卷

農田

重農

籍田

丈量

第十一卷

財用

經制

市糴

賦役

制產

屯田

積貯

賑恤

蘇松二郡賦稅

附江西減賦

漕運

鹽政

征商

附茶稅

海運

錢法

第十二卷

兵刑

兵制

車戰

馬政

弭盜

律令

教閱

附兵餉

舟師

陳法

保甲

贖刑

附赦宥

述聞類編目錄

述聞類編卷第一

南沙謝

晉

日三父手輯

天文

天度

宋天文志云自古言天者皆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何從而知審也曰天本無度因日之行一晝夜所躔闊狹強名曰度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日之一以一年而周于天以一日所行為一度故分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范蔚宗謂日之所行在天成度在曆成日是也至于二十八宿亦未

始有度也天體沖穆其度難別也故作曆者隸其度于二十八宿用以紀日月所躔而已蓋天之有度猶地之有里也二十八宿之度猶九州列縣所占之里也二十八宿各有其度則日之行于天也孟春在某星幾度仲春在某星幾度日躔可得而名也九州列縣各有其里則人之行于地也某日至某州幾里某日至某縣幾里驛可得而計也此又星度所由起也 朱子曰天行健一日一夜一周天過一度日稍遲一度月又遲十三度有奇因舉陳元滂云只似在圓地上走一人過急一步一人差不及一步又一人甚緩差數步也天行只管差

過故曆法亦只管差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 張子曰日月皆是左旋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之速健次于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



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謂之右行其實日月星辰皆不  
曾右轉也 王蕃渾天說云天形似鳥卵天包地外猶  
殼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其說以為天半覆地上  
半在地下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  
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  
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  
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  
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  
一度而已是夏至之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  
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朱子曰渾天說此一段最  
精密便說似一現成天地矣

文曜

晉天文志張衡云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  
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者五行之精  
衆星布列體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  
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  
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  
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焉 論日月之行道  
則一徵之隋天文志云日循黃道東行一日一夜行一

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東陸為春行南陸為  
夏行西陸為秋行北陸為冬以成陰陽寒暑之節一徵  
之漢天文志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  
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  
去極中夏至至于東井北近極故晷短冬至至于牽牛  
遠極故晷長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故晷中月有九  
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  
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  
分月西從白道立冬冬至月北從黑道立夏夏至月南  
從赤道又中興天文志云凡五緯皆隨日由黃道行惟

月之行有九道四時交會歸于黃道而轉變焉故有青  
赤白黑四者之異名沈括以為此亦因日月之行有遲  
有速難以一術推也是以為此名色以別算位而已天  
豈真有黃赤二道月亦豈真有九道乎以二至二分  
之星定日月所行之候則又徵之漢天文志云日東行  
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氐十三度中春分柳一  
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  
西轉疾事勢然也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  
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月失中  
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曆家皆謂月有盈虧嘗徵之

隋天文志云月本無光為日光所照則見其明日光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覩其明故形圓二絃之日日照其側人視其旁故半明半魄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又臨川吳氏謂月之體本嘗盈晦之月何嘗不如望以人之目有所不見而遂以為月體之虧可乎此說蓋極為朱子所取云 五星曰緯星宋天文志云東方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南方熒惑二歲而周天中央填星二十八歲而周天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一歲而周天凡五星其東行曰順西行曰逆順則疾逆則遲不東不西曰留與日相近而

不見曰伏與日同度曰合 二十八宿曰經星渾天說曰日之所躔或多或少或寡適當其星者凡二十八故度之多寡于是生焉井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其度不得不闕觜鬼之旁非無星也然日躔一二日而其星適與相當其度不得不狹夫其得度闕狹非舉一宿全體盡占此度也古之造曆假設是法以步日躔或者不察謂二十八宿本有其度又見其宿得幾度遂謂舉一宿全體在焉則又非矣 或問北辰之為天樞何也朱子曰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為南北極謂之極者猶屋脊謂之屋

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居其所而不動又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個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耳其寔極星未嘗不動也按沈存中云天極不動處遠極星猶三度有餘 角亢氐鄭分兗州今河南開封汝寧其于辰在辰壽星所次之度房心宋分豫州今江南徐州其于辰在卯大火所次之度尾箕燕分幽州今北直順天保定河間永平盛京朝鮮其于辰在寅析

木所次之度斗牛女吳越分揚州今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之梧州其于辰在丑星紀所次之度虛危齊分青州今山東濟寧東昌青州登州萊州其于辰在子亥枹所次之度室壁衛分并州今河南衛輝漳德懷慶北直之大名其于辰在亥媯訾所次之度奎婁魯分徐州今山東兗州其于辰在戌降婁所次之度胃昂畢趙分冀州今北直之真定順德廣平山西之大同其于辰在酉大梁所次之度觜參魏分益州今山西太原平陽遼沁潞四州其于辰在申實沈所次之度井鬼秦分雍州今陝西四川雲南貴州其于辰在未鶉首所次

之度柳星張周分三河今河南洛陽南陽湖廣之鄖陽襄之均州光化穀城棗陽德之隨州應山其于辰在午鶉火所次之度翼軫楚分荊州今湖廣廣西廣東之廉州川之夔州貴之銅仁黎平其于辰在己鶉尾所次之度是為十二次分野 要而言之日為人君之象月為女主之象先儒以為政治變于下日月運于上而五常五官五事之得失此五星之行所以有順逆之驗也中和致而天地始位不信然哉

日月蝕

程子曰日月薄蝕只是二者交會處二者緊合所以其

光掩沒在朔則為日蝕在望則為月蝕又邵子曰日食是日月會合處月合在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月食是日月正相照伊川謂月不受日光意亦相類蓋陰盛亢陽而不少讓陽故也 中興天文志云日月交會之法

漢時猶未詳著大抵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至陳時張賓創立外限然應食不食亦未能明惟隋張胄元獨得其妙以為日行黃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結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以下即當會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

驗交食之法至是始精又沈括曰交道每月退一度餘  
凡二百四十九交而一期故西天法羅喉計都皆逆步  
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謂之羅喉交中謂之計都中  
興天文志云凡月之行歷二十九日五十三分而與日  
相會是謂合朔凡日月之交月行黃道而日為月所掩  
則日食是為陰勝陽若日月同度于朔月行不入黃道  
則雖會而不食月之行在望與日相衝無分毫相差月  
為日中之暗虛所射則月為之食是為陽勝陰朱晦菴  
謂月食終亦為災陰若退避則不至相敵而食矣沈  
存中曰或問日月之食日一合一對而有食有不食何

也對曰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少差凡日月同在  
一度相遇則日為之食在一度相對則月為之虧雖同  
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  
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當其交道則食而  
既不正當交處則隨其相犯淺深而食陳潛室曰或  
問日食之變精于數者皆于數十年前知之以為人事  
之所感召則天象亦當與時盈虧乎對曰日月薄蝕自  
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去處應當如是曆家推算專以  
此定疎密本不足為變異但天文遇此際亦為陰陽厄  
會于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修行庶幾可

弭災患也

曆法

太史公曰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而不相亂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堯立羲和之官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有史佚皆能言天文察微變漢志云元封中選治曆者鄧平唐都及落下閎等二十餘人造太初曆其法以律起曆淳于陵渠謂其晦朔絃望皆最密又朱子謂太史公曆書只是說太初其所用者顓頊四分曆也唐志云漢人造曆其法一本于律劉歆又以春秋易象推

合其數蓋傳會之說也至唐一行始專用大衍之策其曆法又本于易矣按唐之治曆者二十三家惟一行最密五代史志云晉周南唐競逞私知以造曆其法皆不足紀周世宗時王朴通于曆數撰欽天曆亦稱簡嚴按朱子嘗曰造曆所以多差者不會推得天運定止將曆去合那天行所以一行王朴之曆當時最精密只一二年便差元志云至正十三年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曆乃與南北日官考累代曆法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為曆本賜名授時曆按明邱瓊山曰自春秋以來凡二千餘年用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授時六曆

推算冬至凡四十九事大衍等曆不合者甚多惟授時  
曆合者三十九不合者止十事以前代諸曆較之惟授  
時為密郭守敬曆法可謂度越千古 治曆之法必主  
日程子曰日正則其他皆可推落下閏作曆言數百年  
後當差一日何承天遂作歲差法邵堯夫乃于日月交  
會之際以陰陽盈虧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  
人只于此處推差耳堯夫所立差法乃為冠絕古今

治曆之法務測景邱瓊山曰天道運行如環于日晷進  
退之時候之則其機自不可遁候之之法在植表測景  
以究其氣之始至而用以合其所布之算兩無差異則

曆之本立矣唐一行常駁議八尺之表表痺景促惟郭  
守敬所置之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符竅  
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又隨所至之處而立表測景  
用以推驗可謂精密此可識里差之法也 治曆之法  
先立元後漢志曰歲首謂之至月首謂之朔至朔同日  
謂之章月在日首謂之節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  
謂之元邱瓊山曰自黃帝以來立元雖若不同而皆準  
度于甲子治曆者須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范史紀  
元之目推上元甲子四千五百餘年則其時不遠不近  
矣 治曆之法須正分至之氣吳澂曰冬至日在牽牛



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長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所以致日春分日在婁月上絃于東井不絃于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絃于牽牛下絃于東井所以致月然考馮相氏致日必于冬夏致月必于春秋何也天度一月易一位一時易一方推之日月所經正在分至為天度之中分至之氣正則四時之序亦正矣 治曆之法必明于置閏杜預曰魯僖公時閏當在僖之末年誤于文公元年故曰于是閏三月非禮也左氏云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蓋日月之行各有遲速而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

月有餘則歸之于終又朱子云周天二十四氣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之日足矣故置閏 治曆者之齊七政也有其器朱子曰落下閏始為渾天儀鮮于聞人又量度之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歷代以來其法漸密宋朝因之為儀三重其在外曰六合儀在內曰三辰儀最在內曰四游儀而以黑黃赤單雙環刻十二辰及南北二極以至赤道黃道度數經緯錯綜詳密精緻躬守敬又創為簡儀仰儀及諸儀表其法具在元史至今遵用之 治曆者之正時日也有其數蔡季通曰日月星辰之行度遲速自是不齊治曆者務使

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為天之所運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夫皆可推而得也夫天行之差處何嘗非天之常度但後之造曆者其為數窄狹不足以包之耳治曆者之推天度也有其理朱子云學曆者往往但知曆法不知曆理按杜預云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斯言也可察曆理矣今國家誠能選擇日官有如元之郭守敬許衡者其精于曆數不異落下闐精于曆理不異楊雄與堯夫而用三角勾股之法及渾儀之器推步占驗而無差忒焉何不可遠邁漢唐而媲美于帝堯之曆象授時也哉

律曆

附西曆

三角算法

按漢晉隋志皆兼律曆律者作樂之法曆者測候之書其事若無關涉者自太史公言律必兼曆班固因之以為志而後世宗之豈無意哉朱子曰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蓋此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鐘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飛尋刻不差由是觀之可見古人作樂必推曆以生律而其測候也亦必協律以定曆二者相資以為用不可相無者也漢志云漢興張蒼首律曆事落下闐運算轉曆其法以律起曆曰律容一龠積

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此即鄧平八十一分律曆也又邱瓊山曰落下閔算法黃鐘之律容一龠長九寸九九八十一則為八十一分漢曆統母日法蓋本諸此唐志亦曰漢造曆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于黃鐘之龠其法一本于律所謂本于律者蓋謂以律之數起曆耳造曆之法不一明仍元之舊曆雖名大統而積分猶授時之數至明末西人湯若望羅雅谷輩盡得其國諸名家之法自西洋至中土懷宗命改新曆未竟其業我朝乃踵而用之其法以天聰戊辰冬至子正

初刻為曆元一時服其精詳但西法有與中法異者中法但知渾天西法先明渾地中法指恒星為天西法七政恒星各居一重天而恒星之上復有天中法繫宮度于星宿西法繫宮度于節氣中法平分一歲為二十四氣西法實測黃赤道相交之一點為春秋分而餘氣各以日行遲速加減之中法歲差為一分五十秒而西法則不及五十一秒中法定時于八刻有奇零故日有百刻而西法則每一時為八刻以九十六刻為斷中法里差窮以日月之東西又窮以二極之南北遣使分行測之天下而西法則以地之經度分各省節氣之先後以

極之高度定各省日出之時刻種種數法各殊其可信者惟日月之交食五星之伏見二分之中氣晝夜之時刻推之固無不合也。按周髀者天文書也相傳周公受之高高而以勾股為術故曰周髀後人因之為周髀算經今西洋曆則用三角算法其法不算邊而算角蓋勾股之法在量邊度之長短以和較相求三角之法在算角度之多寡以比例相通此三角與勾股之大凡也。然三角有直線曲線之異所謂直線者以勾股為髀骨遇鈍角則內作外線成兩勾股形使有兩正角可算得數併之得本形數遇銳角則作補線成一勾股形使有

正角可算得數減之得本形數至曲線三角雖不離勾股然與勾股之角直線之角大異勾股必一正角兩銳角正角整九十度兩銳角合九十度共一百八十度直線三角或一角鈍兩角銳或三角俱銳每一形合三角亦俱一百八十度故直線三角既有一鈍角在九十度之外必無兩銳角之理而曲線三角不惟有兩鈍角且有三角俱鈍者必用相當互易之法又用正絃餘絃正切餘切正割餘割正矢餘矢偕象限半經算其弧度以割之而後其角乃皆歸圓此算曲線之法較難于直線也。按算法一本于鐘律漢元始中羲和劉歆典領律

曆事其法一曰備數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本起于黃鐘  
之數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  
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  
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其數以易大  
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  
象此其為數即勾股之本也三角算者勾股之變也古  
今來治曆無不變之法要在因時而已

述聞類編卷第一

述聞類編卷第二

地理

歷朝方域

伏羲作都于陳神農因之黃帝方制天下立為萬國邑  
于涿鹿之阿顓頊創制九州其地北至幽陵南至交趾  
西至流沙東至蟠木統領萬國堯遭洪水天下分統禹  
平水土還為九州虞舜攝位分十有二州夏后受命又  
為九州塗山之會亦云萬國春秋疏曰堯治平陽舜治  
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止二百里皆在冀州商湯革  
夏國之存者僅三千亦為九州分統天下都于亳後五

徙仍歸于亳周武克商封一千八百國而分天下為九畿王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作都豐鎬定鼎洛邑成王時亦曰九州屬職方氏平王遷洛諸侯耗盡見于春秋經傳者一百七十國及周之末僅存七國秦制天下為四十郡都咸陽其地西臨洮北沙漠東縈西帶皆臨大海西漢始都洛陽因婁敬說都長安加置郡國其後開越攘胡土宇彌廣凡為十三州部及哀平之際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東漢光武都洛陽以官多役煩乃并省郡國其後亦為十三州部漸復加置凡郡國百有八焉桓靈稍增于前復置六郡東樂浪郡西燉煌郡南日南

郡北鴈門郡四履之盛亦如前漢後漢都成都置益梁二州統二十三郡魏據洛陽有六十八郡吳據金陵有四十三郡三方鼎立卒歸于晉晉都洛陽分十九州部後又增置郡國二十二盡秦漢之土為冠帶之國自五胡雲擾永嘉南渡遷金陵九州之地僅有其二蓋自祖逖亡而雍邱不守北境漸蹙大抵上則江陵夏口武昌合肥壽陽淮陰常為晉氏鎮守義熙以後復青兗司豫梁益之地而政移于宋矣宋孝武時凡二十二州明帝時淮北青冀徐兗四州悉没于後魏以長淮為北境齊氏淮北之地所有絕少有州二十三後頗為魏所侵北

境彌感梁天監中有二十三郡其後大舉北伐拓地至洛陽其亡也江北之地悉陷高齊漢川蜀川沒于西魏陳比于梁土地彌感西不得巴蜀北失淮肥以長江為境有四十二州宣帝恢復淮南復略淮北旋為周所敗盡失江北之地自宋迄陳皆都金陵後魏起自雲中至道武有河北之地據平城嗣後關土開疆其地西至流沙東接高麗獻文之世自河之南淮之北并為魏有孝文遷洛陽宣武又得壽春續收漢川至于劍閣盡有淮北之地自後內難相繼不數年而分為東西魏按舊史北魏地凡一百十州自東魏後天下三分梁陳偏安江

左宇文有關西高氏有河北高齊凡九十七州周二百一十州東魏北齊據鄴西魏北周據長安南北分朝為時甚久至于隋而後一統云隋祖廢諸郡以州治民都長安煬帝遷洛陽復改州為郡凡百九十郡其地東南皆至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唐都長安武德初改郡為州貞觀時因山河形便分為十道開元分十五道復于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其地南北如前漢之盛東則不及而西則過之天寶初又改州為郡凡郡府三百二十八羈縻州郡不在數中其後范陽盜起中國用兵河西隴右不守陷于吐蕃迨隴右既復而唐浸以亡矣五代梁

自汴都洛末帝又即位于大梁維時天下別為十一吳  
浙荆湖閩漢岐蜀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為梁  
莊宗有州五十一而滅梁岐王稱臣得其州七又得蜀  
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  
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為唐石氏獻十六州于契丹而得  
蜀金州又增置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為晉劉氏之初秦  
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增置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為漢  
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世宗取秦鳳等十四州又增  
置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十八州以為周唐晉漢周俱  
都汴時列國紛紛得失不常至周末閩以先亡存者七

國自江以南二十一州為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  
四十六州為蜀自湖南北十州為楚自浙東西十三州  
為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為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  
為東漢而荆峽三州為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  
州而軍不在焉宋亦都汴分天下為十五路天聖析為  
十八元豐又析為二十三東南際海西盡巴夔北極三  
關惟銀綏等五州終為夏所據宣和四年建燕山雲中  
兩路閱三歲禍變旋作高宗倉皇渡江都臨安中原陝  
右盡入于金東畫長淮西割商秦之半以散關為界其  
所存者兩淮兩浙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西十



五路而已遼起黃龍府建五京東朝高麗西臣夏國南  
子石晉而兄弟趙宋吳越南唐航海輸貢何其盛也金  
克之仍其舊都據宋中原遷于汴元太祖滅金盡得其  
地世祖平宋奄有華夏置直隸省部一行省十道二至  
正末又置行省一共十二省二道都大都明太祖都金  
陵文皇遷北平兩京並建分天下為十三省東起朝鮮  
西至嘉峪南濱海北至沙漠幅幘之廣過于漢唐矣

### 直隸

直隸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北枕燕然順天為  
金元明建都地 國朝仍定鼎于此地理家謂從崑崙

發源其地為北幹正結或又謂鴨綠江外尚有大幹為  
護其地為崑崙正脈要其綿亘萬里始入中國為燕雲  
復東行起天壽山始就平行方廣千里雖居北偏實有  
雄視海內之勢焉居庸關在府北淮南子所謂九塞之  
一也保定正定地接宣大而保定為三關重地至于唐  
縣之倒馬關岐路險峭易州之紫荆關城高池深歷代  
防禦皆襟要也正定面漳水左瀛海右太行地當燕趙  
之郊順德依山憑險廣平時翼太行大名襟山帶河此  
三郡者齊晉河洛之咽喉明鄭曉謂為山東西腰膂良  
不誣也河間憑滄海枕漳沱南北舟車並集誠水陸之

衝也永平撫寧縣內榆關外山海關為險要地論者以  
其郡為山海之戶焉延慶南挹居庸北距龍門保安地  
轄河東萬全左居庸而右雲中為北陸重鎮此皆所以  
拱衛京師者也明季自正定至永平凡居庸紫荆山海  
喜峯古北黃花鎮皆稱扼塞故漁陽保塞必置重兵今  
則仍為內部矣第以王畿內外軍屯羅布或憂民之不  
堪命是亦在撫綏之者耳大名為冀兗二州域其餘郡  
縣皆禹貢冀州域而順天府及保安州本虞幽州地永  
平府虞營州地也黃河故道在大名太史河南津濟水  
並在河間古長城在萬全衛

### 兩江

江南為禹貢揚州域惟徐州為禹貢徐州域其地東濱  
滄海西接楚湘北通徐豫南引江浙大江貫其中審震  
寓之全勢特偏隅耳而聲名文物財貨賦稅遂甲天下  
豈地利固殊與蓋自六朝分國南宋偏安夙為都會其  
在勝國始稱輦下繼作陪京故冠蓋萃焉更自吳越以  
來保境息民久不見兵革故生聚繇焉其由來非朝夕  
矣然有未可槩論者淮徐地跨中原蘇松境臨海濠安  
池蔽江之上游鎮常當江之下委其要害殊也蘇常環  
震澤而為澤國徽寧聳黃山而為高阜廬州則民情而

地不盡利鳳陽則地瘠而民易告饑淮揚恒遭河溢之虞蘇松獨受賦重之累其肥瘠殊也蘇淮鎮常當水道之衝滁州鳳陽當陸道之衝江寧揚州兼水陸之衝其衝僻殊也其間政治之繁簡人情之淳漓風俗之奢儉又種種各殊惟民力之疲憊則不殊而察目為豐饒槩視為澆漓皆未履其地之言生斯土官斯土者自知之熟耳 江西亦禹貢揚州之域惟廣信吉安二府為荆揚二州之域其地三面距山背沿江漢當吳楚閩粵之交地瘠而窄民悍而爭胼胝不能給多持空囊而奔走四方然樸質儉苦有憂勤之思故秀杰之士往往出其

間南昌其都會也汴大江滙彭蠡右荆左浙帆檣所集雄踞上流者九江也面匡廬背彭蠡為衝要之地馬當山橫枕大江陸魯望擬諸太行呂梁合二險而為一焉 贛州介在南服咽喉嶺嶠樞鍵江湖南安襟交廣距湖湘又為百粵之樞鍵二郡林深谷邃寇賊之興斯其淵藪然苟撫綏得人亦南方一壯鎮也饒州南康夾彭蠡以列郡而肥瘠廣狹康不逮饒撫州介閩粵之間吉安扼荆襄之要人才常甲于他郡或亦地靈使然與建昌事簡而殷瑞州地僻而阜廣信衝而疲臨安衝而逸袁州地逼長沙通民客戶綏輯維艱此則江西之大較也

第荆蜀有事則直窺九江八閩有事則逕窺廣信東粵  
有事則疾窺贛州衡湘有事則或窺南安或窺袁州一  
省之中為門戶者五故南方被兵江右先受其糜爛當  
事者輯兵民而固疆圉其可不於閒暇無事之時而蚤  
為之計哉

山東山西

山東齊魯舊域海岱雄區外引黃淮內包遼海西面以  
臨中原而川陸孔道並會德州自海運既廢此為漕渠  
南盡邳徐北沂天津築塞挑濬舟車牽挽勞苦無休時  
濟南兗州東昌為西三府患役重故多流移青州登州

萊州為東三府患賦煩故多逋負非民之輕去就而敢  
抗違也亦勢使然耳其地為禹貢徐青兗三州之域兗  
之汶上有大清河即濟水至青之博興入海黃河故道  
在館陶馬頰故道在高唐太山在濟南之泰安州 山  
西為禹貢冀州域西據大河東列太行北收代馬之用  
南望鞏洛之勝有表裏河山之勢故唐虞夏都焉太原  
左恒山右黃河其地偏處西北特大同為藩籬特鴈門  
偏頭寧武三關為阨塞衷晉陽之甲開并州之鎮太原  
虞之并州夙稱用武之國也潞安山川險峻為九州之  
脊河朔之喉汾州即南朔也古西河地二郡磽瘠多逋

逃惟平陽氣溫土沃以河東鹽課所萃民用因之富饒而龍門孟門砥柱皆天險也大同亦虞并州地原陸平衍無名山大川之障魏取燕元取金皆取道雲中故稱中國後戶澤沁遼三州環列太行重岡深谷易至嘯聚亦多可憂恒岳在大同之渾源澤州王屋山乃濟水所自出

陝西河南附兩廣

陝西為禹貢雍州域惟漢中府為雍梁二州之域山河四塞形勝甲天下西安殷阜秦以之興而漢唐以為都所謂金城千里者也華陰潼關保障全陝夙稱重地鳳

翔之隴門西關山東函谷二關之間謂之關中自古入關者或自河北入正道也或自河南入間道也或自蜀入險道也此其為必爭之國與其物產之饒足則亦不逮西安矣漢中者西蜀咽喉一大都會也褒城七盤嶺自此入連雲棧而抵褒谷沔縣之閣道寧羌之金斗峽皆入蜀路非亦三秦重地邪若乃延安慶陽平涼逼近邊患臨洮鞏昌隣接羌番原野蕭條固未可與西鳳同日語也而洮州岷州及西寧地入西羌亦與蜀同患焉甘肅以西至于嘉峪左番右達勢為孤危而肅州尤孤此藉為內蔽猶榆林之蔽延安花馬池之蔽慶陽固

原之蔽平涼莊浪之蔽臨洮岷文之蔽鞏昌焉爾惟寧  
夏一鎮有賀蘭黃河之險其為備差易而與延綏甘肅  
並稱三邊不皆疆圉要地哉長城在平慶臨洮三府太  
華在長安黃河自河州入塞歷行都司諸屬邑過平涼  
寧夏榆林以達孟門而出潼關漢水出鞏昌之嶠冢山  
河南當天下之中禹貢豫兗冀三州之域開封其都  
會也北下衛漳達京圻東沿汴泗轉江淮車馬之達交  
于四方雖險塞不及關中而水陸道里為便彰德控趙  
魏懷慶走晉冀衛輝淇汲亦郵傳孔道也河南府分陝  
要區有嵩山伊闕河洛之勝峭函潼關成臯澠池之固

蔽山南扼河北稱形勝焉汝寧南陽下蘄黃入襄鄖又  
與江淮相表裏歸德連絡數省統轄非易其民則忠義  
淳厚居多非若河北之剛而難馴也淮水出南陽桐柏  
黃河自潼關流入河南之閩鄉諸邑抵開封乃今之河  
道也故道在衡輝之新鄉胙城元時河自原武決而東  
南茲河遂絕 廣東為禹貢揚州域高廉雷瓊則皆古  
粵國也其地號稱樂土然山獠海舶為患疆場勝國時  
屢煩征討詳考其故中于海舶者淺而中于山獠者深  
海舶之來市也非寇也即有攻理椎剽之徒無與為導  
亦易剪除故害淺山獠之患在陽為順而陰為寇剿之

急則匿其形防之弛而乘其間故害深自平其地以為城邑而盤窟據險之衆皆吾食租衣稅之民故稱樂土所不可測者反在海舶耳南雄韶州通荆吳肇慶連梧州與內地相比無事設防高州廉州雷州為西路非海道最衝防守無難惟惠州潮州為東路廣州為中路環郡大洋衝突甚易然莫便于東路而中路次之至瓊州懸隔海外外禦番倭內搗珠冠其又南漠之雄鎮歟廣西與廣東接壤而風土絕異蓋猺獞多而編氓少也猺獞有生有熟熟者已願就田賦生者猶未向化多煽誘仇殺之端且其地襟帶三江提封甚廣省會桂林偏

于東北與楚為界一門戶也梧州與粵東為界志稱咽喉百蠻水陸衝要亦一門戶也泗城之與滇界鎮安南寧太平思明之與安南界閉關塞道為藩籬不為門戶也若夫潯州永通峽跨黔鬱江土蠻巢穴焉柳州慶遠向號盜區綏輯之方其可弗講乎桂林平樂梧州皆禹貢荊州域南寧為揚州之境餘皆百粵地云

川湖浙閩 附雲貴

四川為禹貢梁州域惟夔州平茶乃荆梁二州之域北走秦鳳有鐵山劍閣之塞東下荆襄有灩澦瞿塘之險南通六詔有瀘水大莪之固西距土番有石門崆峒之

嶂山水襟束自為藩籬故蜀不苦外寇然奸雄內作束  
馬懸車勢不相及有難猝定者矣要之成都堂奧也灌  
口門戶也威茂松黎藩籬也故劍閣不足恃而慮在松  
藩松藩以孤城介蕃域而寄喉龍州設為羌戎所截則  
豐溪以南可建瓴而下黎州不足恃而慮在維州維州  
在保縣外不百里此地不守則由靈關可抵雅州由草  
坡可抵汶川由泄里壩可抵灌縣由清溪口可抵崇慶  
詎獨門庭之禍哉若乃烏蒙烏撒于敘瀘有唇齒之依  
蠻獠雜處易生兵釁撫綏亦何可不慎也其地曰四川  
者取岷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以為名長江出茂州

岷山歷敘州重慶嘉定而至夔下走荊州故夔州又為  
全蜀之口云 湖廣為禹貢荊州域惟鄖襄為荊豫之  
域施州衛則荆梁二州域也其地大江中貫五溪外錯  
漢水為帶衛邱為鎮洞庭雲夢為池此其形勢之大槩  
也荊州當巴蜀之衝鄖陽扼商陝之要襄陽常德北枕  
河雒長州南蔽滇黔郴州永州上連兩粵黃州下接三  
吳地之四通八達莫楚若矣特其土田廣沃一歲再熟  
故菽粟饒足吳越咸仰給焉然漢陽德安仍然確瘠也  
常德又稱困憊也武昌岳州衡州長沙率多皆窳也惟  
永順保靖夙號富強寶慶稱簡靖亦與辰永施三郡謹



備苗夷已耳至江水抵荊州歷岳安漢武以至黃漢水  
至漢陽入江曰漢口瀟水在永州湘江自衡永至岳州  
而會大江洞庭在常德二郡其在長沙者曰青草湖衡  
山在衡州 浙江為禹貢揚州域大海東蟠直轉淮陽  
太湖右匯波連吳郡左逾信州即走江西南入閩關遂  
連甌越杭州當山川江海之會南宋都焉戶繇庶而地  
鮮積儲故恒仰給于他郡嘉興湖州號稱澤國賦重役  
煩與蘇松相埒浙西三府之大槩有然紹興古越都其  
俗織番其人機變温州台州寧波皆濱海患揚波嚴州  
衢州當江閩孔道號衝疲金華處州風氣剽悍所名浙

兵皆二郡產浙東八府之大槩有然獨是比屋絃誦士  
多君子之修則浙省所稱雄天下者此耳 福建亦禹  
貢揚州域西北阻山東南濱海提封甚促阻山者建寧  
咸平汀州邵武也山谷深邃逋寇每憑之濱海者福州  
興化漳州泉州及福寧也倭夷島寇出沒大洋兼以山  
多田少粒食仰給于浙之溫廣之潮故不但急于嚴防  
守而尤急于備糗糧時其溪山秀美民用以和聲名文  
物今乃彬彬稱盛矣 雲南自秦政通道始入中國迨  
元及明始盡入版圖焉雲南臨安大理澂江永昌鶴慶  
楚雄並稱沃壤沅江臨安路走交趾曲靖尋甸彈壓烏

蠻騰衝疆隣諸甸麗江遠接吐番順寧外通緬甸其城郭人民夷居十八撫綏亦正未易易也 貴州古羅施鬼國明永樂中始置省其荒瘠可知第雲南僻壤必取道貴陽無貴州是無雲南也今考其地貴陽都勻與廣西接壤銅仁僻處萬山思州石阡孤懸一隅鎮遠平越當湖廣之衝黎平寄荆楚之裔惟思南以江通舟楫不甚蕭條近則水西臣服增設平遠大定黔西威寧四府幅隕不已式廓哉雲南一省半為禹貢梁州界貴州半為荆梁二州之界餘皆裔夷地也

中原九邊要害

中原要害有四一曰江淮夫長江所以限南北也而長淮所以蔽長江也然守長淮者不止在淮自丹陽而廣陵而淮陰而盱眙此淮之左臂自采石而歷陽而鍾離而斬春此淮之右臂也一曰荆襄由武昌至江陵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極關洛而荆湖之險尤與江漢相倚昔吳人不得襄陽杜預得成江陵之捷蓋棄襄陽荆湖必不能守其故事可驗也一曰川陝夫江南所恃以固者長江也四川據上游以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固者黃河也陝西據上游以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則是挈南北之重輕者

在川陝一曰青徐居高以處天下之脊則關隴是負海而阨天下之吭則青徐是而臨清南北之咽喉也武定燕冀之門庭也曹濮魯衛之藩蔽也沂州徐淮之鎖鑰也登萊海東之保障也五要守而山東安山東安則天下皆安此九州之大較也 邊疆之要害有九一曰盛京本禹貢冀青二州域舜分冀東北為幽州青東北為營州皆其地自東海岸起西至薊鎮沿邊一千餘里乃勝國遼東鎮在 本朝則為龍興地也一曰薊鎮自遼鎮邊界起西至宣府一千餘里其地為京師右輔自兀良哈降人鄉道北邊嘉靖中直入古北口徑薄京城薊

始為重鎮設總督將領防守視他邊獨切一曰宣府自黃花鎮起西至大同平遠堡一千二百餘里明初設大寧興和諸衛後以大寧界邊興和亦廢乃移鎮于獨石去京師不四百里逼近山陵為肩背重地一曰大同自宣鎮西陽和堡起至山西了角山六百四十餘里古雲中地川原平行故多大舉之寇平遠威遠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邊人犯朔應諸城之路也且敵纔出套便涉平遠而天城陽和為順聖諸道之衝故大同一鎮獨稱難守一曰山西鎮自了角山起至延綏鎮邊一百餘里外藉大同為藩內恃三關為蔽素少邊患嘉靖中

入寇太原始設總兵鎮守隆慶後防禦益急一曰延綏  
自黃甫川西至寧夏鎮一千五百餘里鎮城舊在綏德  
後乃遷榆林堡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墩堡勾連橫  
絕河套之口稱為雄鎮但其地不產五穀芻糧仰給腹  
裏萬一入掠魚口或致餉道阻絕此榆林第一慮也一  
曰寧夏自延綏鎮起西至固原界一千八百餘里其地  
素稱險固入套之後患始劇而清水興武花馬池尤稱  
要害一曰固原自寧鎮起西至甘肅界二百餘里弘治  
中火篩入掠後遂當要衝與寧夏稱唇齒一曰甘肅自  
固鎮起至嘉峪關鎮地幾二千里惟一線通道西控西

域西蔽羌戎北捍邊敵稱為重鎮自通款以來常假道  
掠番人攻瓦剌穿塞出入防禦為難按邊地列九鎮自  
明始

瀕海要害

瀕海各省盛京直隸據其上游福建廣東當其下委自  
西北折而東南則為江南兩浙而其間各有要害所當  
防者不可以不講盛京南臨渤海由蓋金而順流直下  
可以渡登萊而抵吳浙此其為要害者一寧遠當西南  
之衝為山海之衛寧遠不守則可窺山海撫永平而燕  
薊皆震此其為要害者又一直隸瀕海之郡河間永平

是也河間之要害在天津天津之防或弛則憂不在滄  
州以東而在運道永平之要害在山海關山海之防或  
懈則慮不在榆關以外而在京圻此皆不可不知也山  
東之要害曰登萊歷沙門島至遼出海倉諸直沽帆轉  
而東青徐可接二郡非屹然巨鎮歟乃若大江南北瀕  
海之當防者不一而語其地之尤要者則廟灣北海所  
淮海之咽喉也通州海門崇明京江之門戶也吳松東  
吳之口而金山又吳越之樞也海安者揚之肘翼而控  
掘夫狼山通州者也江以南多設水師江以北多駐騎  
兵其大略固有如此者兩浙之宜屯重兵者六曰定海

曰昌國曰臨海曰松海曰金盤曰海寧而定海扼寧紹  
之吭舟山作定海之藩戍守尤不容緩也福建之宜屯  
重兵者五曰烽火曰南日曰浯嶼曰小瑁曰峒山而南  
澳實居閩廣之交防守又何容或愒邪至于廣之惠潮  
其地處海道之衝而瓊州又南洋之極衝捍禦宜嚴有  
非止高廉雷廣之比者此其為浙閩粵東之要害乎總  
之言防海者列郡港口既慎其防而島嶼襟要亦不使  
為寇所據或駐兵或巡哨使彼進無所掠退無所保勢  
必將投戈而悔禍故惟能防其要害而後能剿能撫也  
瀕海諸鎮其盡究心焉

江南沿江要害

江南江防首自安慶小孤山橫踞中流江面險要而毛  
 湖州沙灣角一帶以至長楓夾老洲頭皆盜賊出沒之  
 所也池廬要地曰池口曰楊山磯曰三江口而荷葉洲  
 之東江面獨闊且汊港叢雜上江險要莫此為甚自無  
 為州而下岸對太平采石之險甲于東南矣惡江嘴陳  
 家洲素多劫賊而荻港蕪湖號稱孔道與北岸和州裕  
 溪等烈山中峙江寬水急乃江寧上游要地也自江寧  
 至京口上下三百餘里其中如黃天蕩者江形甚闊太  
 子一洲水陸之盜會于此一險要也東溝者六合儀真

之交正當黃天蕩江洋中亦一險要也儀真五壩糧艘  
 由此過閘而瓜洲鎮城又漕運所由過壩且寇自京江  
 來必趨何家港以至瓜儀而天寧洲上江口為儀真外  
 藩下江舊江口又與瓜鎮聲勢相應若此者均不可以  
 不防京口而東有為險害之最者三江會口北江之襟  
 要也圖山又京口之咽喉也自此而孟瀆而江陰靖江  
 皆宜嚴加防禦不待言也且夫海賊之由大洋入江也  
 廖角嘴營前沙南北相對而崇明介其間實第一重門  
 戶也狼山福山相對第二重門戶也周家橋北岸至順  
 江洲由順江洲而抵新州是第三重門戶也三處領水

兵官晝夜緊守門戶既固堂構斯安若三門稍有疎虞不得已而守金焦南岸嗟何及哉况乎江防之緊要者不在江南而在江北夫京口者江南鎖鑰也防京口為江南諸郡計耳然從古寇犯金陵未有從京口而進者以沿江南岸疊障如屏而潤州秣陵間夾岡險陂無港可達故也若從通泰登陸循江北內地而行屯兵六合分師渡蕪湖采石走太平而北必且有破竹之勢然則守三門者尤宜守狼山通州而崇明與之相策應斯為計之得者歟

### 水利

按周禮匠人營國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蓋溝所以導水不因水勢則其流易壅防所以止水不自地勢則其土易壞邱瓊山云古今言水利者二言盡之矣魏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秦鄭國開涇水關中成沃野李冰為蜀守壅河水作壩穿二江通舟船灌溉諸郡蜀稱陸海隋開永濟渠引沁水通涿郡宋太平興國中于清苑界開徐河雞距入白河北皆興西北之水利者也邱瓊山曰北方地經霜雪不甚懼旱惟患水滂今宜少倣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為主又隨地勢各為大溝以達于河開小溝以達大溝開細溝委曲以達于

小溝其大溝則官府為之小溝則合有田者共為之細  
溝則人各自為于其田每歲二月後官府遣人督其開  
挑毋使淤塞朝廷又遣治水之官疏通大河使無壅滯  
又于夾河兩岸築為長堤高一二丈許則衆溝皆有蓄  
洩固無水患而亦不憂曠旱矣宋單諤採錢公輔議著  
吳中水利書有修五堰開夾苧干瀆截西來之水無入  
太湖等語蘇軾以為利民條其事于朝明周忱巡撫蘇  
松開水利無旱潦之害夏原吉治三吳之水疏壅滯築  
堤塍濬溝洫葺杠梁導水入海此皆興東南之水利者  
也 按言東南水利者必以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二語為宗蓋震澤納百川以注江三江洩湖水以入海  
水有所歸復有所洩則震澤者平定無霖潦之患矣嘗  
考王守溪五湖記略云太湖襟帶三州東南諸水皆歸  
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  
塘並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于宜興以入一自宣  
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  
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又吳荃原三江略云太湖  
之水自東南分流白蠅入急水澱山由小漕大瀝以  
入海者曰東江自龐山過大姚經崑山石浦安亭由清  
浦達滬瀆東瀉入海者曰吳淞江自東北分流從郡城



東行經古婁縣俗說為劉家港者曰婁江自漕瀝港浦日就淤淺薄狹而東江遂埋惟澱湖支流北注吳淞而吳淞之流北趨婁江而後入海是三江塞二而以全湖東注之水獨歸婁江矣歸震川水利論又謂太湖入海獨有吳淞江之一路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為民所圍占淞江日隘昔人不循其本又別鑿港浦以求一時之利而淞江之勢失至于東南之東江東北之婁江二水皆淞江所分流而非禹貢之三江三江之說以郭景純岷江浙江淞江為近經特記揚州之水耳由此觀之則淞江獨承太湖

之水治淞江必令闊深與揚子江埒而後可以言復禹之迹也

### 治河

按周定王時河始徙秦人決白馬之口河流始漸南漢武時河決瓠子後又決館陶分為屯氏河及屯氏河塞河乃入青徐以達海宋熙寧時河大決于澶州河道南徙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此河入淮之始也然斯時淮僅受河之半耳洪武時河又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又南行至項城歷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永樂時復疏入故道正統中

又決滎陽東過開封城西南又東南流自亳入渦口經  
蒙城至懷遠而入于淮焉 漢賈讓曰治河有上中下  
三策徙冀州民當水衝者決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  
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上策也多穿  
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溉田分殺水怒中策也若乃繕  
完故堤勞費無已此策最下元至正時河溢決堤水勢  
北侵安山沿入會通河賈魯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以復  
故道河南滙于淮以入海明徐有貞劉大夏堅築隄防  
斷河北行之路使不病漕鑿南陽道伽河開駱馬以避  
河患潘季馴又為刷沙之策以堤束水以水攻水俾淮

清之水不南則濁河之入海必捷按此皆欲導河使南  
其治之之方則行賈讓下策也元余闕曰建議者欲導  
河使南誠慮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也不知漕以汶不  
以河河北則汶水必微微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  
可以漕書所謂浮于汶達于河是也誠欲防鉅野使河  
不妄行必俟河復千乘然後行相水之宜而修治之耳  
按闕此言蓋欲河歸于北而行賈讓上中二策也邱濬  
曰方今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河決不可使  
之東行決而東漕渠涸矣夫以河流之湍悍也自宋以  
前獨行入海尚能為並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

清口又合沁泗沂之水以同歸于淮宜其泛濫淫溢為河南淮右之患無窮也昔朱子有云禹之治水只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漸殺則上面之水漸淺觀朱子言深信賈讓上中二策以為可行今誠能于下流迤東之地條為數河以分水勢使不至全入于淮又于所條支河之旁依江南法創為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河既分疏水勢既減然後從下流而上于河身中去其淤沙使之益深則中有所受不至于溢出而河之波不及于陸下有所納不至于束隘而河之委易達于海且于所開之河偶損民業給以田地償之免其祖稅或與之

價值或助之工作或徙之寬閒之鄉或撥與新墾之田不惜動民不惜棄地不惑浮議而又得人善任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按濬比言蓋本余闕復千乘之說而斟酌行之者也策治河者當勿視為迂疎可矣賈魯曰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按河工有當修舉者今綜其大槩而言之高家堰在淮南城西南內為山陽之西北鄉外為阜陵洪澤泥墩萬家等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河水出清口以會黃河經安東入海全恃此堰以捍之此其不可不修者一也崔鎮在

黃河北岸去古城相近南北兩岸皆築遙堤水歸正漕  
田廬乃免河患此其不可不修者又一也歸仁堤在桃  
源宿遷境內黃河南岸康熙年間河決邳徐水由睢寧  
五河虹縣直衝桃宿浸及泗州正河勢奪梗阻漕運故  
築此隄自孫家灣至歸仁集橫截之此隄不修無由導  
上流之水以入河也人字芒稻蝦鬚沙溝諸河皆河之  
下流諸河不疏亦無由消下河釜底之水以注之江注  
之海也清口者淮與河會之處在清河縣必疏之使加  
廣闊乃可趨淮水之清流以刷河身之沙又東流縣雲  
梯關乃黃淮入海之處向深闊數十里故能達河淮之

水以入海自翟堤壞而淮水旁洩不能助河刷沙海口  
漸亦淤墊河淮入海不得其道遂至決漕淹民此尤宜  
亟疏者河工緊要大略如此

### 九河考

按漢溝洫志河渠都尉許商言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  
胡蘇鬲津今現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  
徒駭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  
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據此上言三  
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  
可知然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則既知三河之處其

餘皆可知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  
鈎盤在東光之南高津之北也元于欽齊乘嘗往來燕  
齊西道河間東履清滄熟訪九河故道謂北流衛漳注  
之河既東徒漳自入海似北流之漳即古徒駭河踰漳  
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岸數重太史等河當在  
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澱西踰東光東至海即胡蘇河  
也澱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  
古堤縣北地名八會且縣城南枕無棣茲其為簡潔等  
河無疑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即鈎盤河濱河北  
有士傷河比他河差狹是為高津其言簡而實可以得

九河之遺蹟矣

述聞類編卷第二

述聞類編卷第三

述聞類編卷第三

理學

聖學

帝堯戒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躐于山而躐于堦  
 其命舜曰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 舜拜蒲衣師紀后  
 親善卷學于務成昭其修政語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  
 故見為忠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為愛吾得之以敬  
 也吾治之以敬也 禹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仲虺  
 告湯曰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說命曰台小  
 子舊學于甘盤又曰學古有獲 太公告文王曰義勝

欲則昌敬勝急則吉文王問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  
許勿逆而距問主明如何曰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  
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輾  
轉並進則明不蔽矣武王問箕子以天道箕子陳洪  
範九疇詩頌成王曰夙夜基命宥密成王詩曰日就  
月將緝熙光明賈誼入見文帝方受釐宣室因問誼  
鬼神之本誼治安策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  
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有大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  
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又曰王者欲有  
所為宜求其端于天光武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于

前唐太宗為秦王時即開館延文學之士討論文籍  
宋太宗勤于讀書謂宋琪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

朱子曰人主之學必先明理武夷胡氏曰明君以務學  
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邱瓊山曰易云幾者動之微吉  
凶之先見者人君誠能于獨知之地察其端倪而  
分別之擴充其善遏絕其惡則聖學可幾而治平立奏  
程子所謂惟慎獨可行王道也

訓儲

五峯胡氏曰養太子不可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不仁也  
大本立然後可以保國一天下朱子曰賈生有曰天

下之命繫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太子正則天下定矣至其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之孝仁禮義為本至于容貌辭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皆必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徹其膳又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于化與心成中道若性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史佚之流下之猶必取于孝弟博聞有道術者是以太子出入左右罔非正人而未嘗見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也諠此言誠萬世不易之定論也 晉

溫嶠箴侍臣曰均吉抗禮以卑厥情入學齊茲言稱先王不以賢自減不以貴為榮屏彼佞腴納此亮直 漢王褒箴太子曰勿謂居尊禍福無門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為慮始無為事先損之又損全之又全 唐文皇製帝範以教太子曰君體曰建親曰求賢曰審官曰納諫曰去讒曰戒盈曰崇儉曰賞罰曰務農曰閱武曰崇文凡十二則 貞觀間太宗謂侍臣曰三師以道率人者也師體卑太子無所取則乃撰太子接三師儀注有迎拜之禮

道學

附元祐黨人



勉齋黃氏曰昔者堯命舜曰允執其中中即太極也此堯之得于天者舜則得統于堯而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焉顏子得于博約克復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游孔門而能親受道統之傳子思先之以戒謹恐懼次之以知仁義而終之以誠至于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集義而終之以擴充此又得統于子思者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又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此二程之得統于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

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為入道之序此又得統于二程者也學者能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減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蓋不越乎此矣北山陳氏曰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朱子曰濂谿之學性諸天誠諸己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啟河洛百世之傳伊川序明道行實云先生泛濫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庶物察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諸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游廣平曰伯淳如美玉表裏

洞徹莫見疵瑕河南朱氏曰先生蓋得聖人之誠者也  
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  
氣象胡安國言于朝曰程頤修身行道規矩準繩獨出  
諸儒之表又曰中庸之道其不明久矣自頤兄弟發明  
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 呂晦叔曰張子厚學有本原  
其教學者必以禮使知所據守藍田呂氏曰先生少喜  
談兵後又探索于釋老之學及見二程共語道學始恍  
然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因盡棄其學而學焉西山真  
氏曰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  
學為萬世開太平其以道自任有如此 張氏崐曰堯

夫少受學于李之才長而遨遊四方苟有達者必訪以  
道退居共城覃思易理寢食俱廢三年而學大成朱子  
曰堯夫振古之豪傑也其所言皆內聖外王之學 按  
朱子從延平游而切磋于南軒東萊陳北溪稱其集諸  
儒之大成李果齋謂其道與太極為一至于南軒辨義  
利朱子謂其擴前聖所未發但其學頗疎略東萊學宗  
關洛旁搜載籍不見涯涘朱子謂其說義理多傷巧嗣  
後真西山明正學扶大義魏了翁反身求仁即物明義  
皆有與乎道學之傳者元許魯齋由謹獨之功充而至  
于天德王道之蘊金仁山精于天地陰陽之秘而慨然

有濟世之思二子又紫陽之的派也明河津薛氏其學一宗朱子以復性為本以居敬為要清而不詭和而不同實可與宋大儒相伯仲蓋朱子之後其道統之傳大略如此 陸子靜始倡為心學朱子與之往復辨論都不能決同會鶯湖卒不相合朱子謂子靜之說克復乃陷溺人之深坑其言集義的是告子義外之說又曰看他意思都是禪自子靜後明陳白沙湛甘泉其學大槩相近而其大闡金谿之傳者則惟姚江也姚江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有善有惡為意之用知善知惡為良知為善去惡為格物其言曰良知之虛即天之太虛良知

之無即太虛之無形日月星辰山川民物皆自太虛中發用流行聖人順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良知發用流行中宋儒妄開徑竇蹈荆棘落坑塹日就支離耳斯言也羅整菴仲涇野顧涇陽力排之其後紹陽明之傳者則又有緒山龍溪焉蓋異端即伏于吾道中而樹正學之敵者又如此 按宋哲宗元祐中司馬光為相新法害民者次第更之光卒朝士或以私忿相爭分洛蜀朔為三黨洛黨伊川為首朱光庭賈易輔之蜀黨蘇軾為首呂陶等輔之朔黨劉摯梁燾王囁叟劉安世為首輔之者甚眾各樹朋黨相為訾議惟司馬光呂大防

范祖禹不立黨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搖在位呂大防范純仁畏之引用其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嗣後楊畏曾布上疏乞紹述先政遂改元紹聖章惇蔡卞居要地協謀報復追貶元祐宰執司馬光呂公著等安置元祐宰執呂大防劉摯等及諫臣范祖禹劉安世等貶文彥博程頤等徽宗即位籍元祐諸臣司馬光蘇軾程頤等一百二十人為姦黨刻石以詔天下嘗攷元城劉氏曰自古有真朋黨而不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用小人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善人君子廢斥無餘而其所用皆不肖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真朋黨而不能去也由劉氏之言觀之彼元祐諸臣如君實伊川等其果可謂之朋黨哉夫以眉山父子之學術乖僻排斥新法者其中何嘗無偽君子而要其所以釀成此禍者始壞于除弊太急嫉邪太甚而終乃大壞于調停之說也明道嘗謂人曰新法乃吾黨激成旨哉言乎諸君子又烏得無罪焉

朱陸異同

朱子以學者從事格物方能盡性而象山則謂當下便

可理會謂之見性朱子謂存心又不可不致知象山則以守寂頓悟為尊德性而以道問學為未聞道朱子以生安學利知之成功則一象山則以己所見為仁內學于人為義外其意欲專主生安而學知以下都廢朱子以動靜宜交養象山則謂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朱子以生安之聖也須用學象山則謂人有良知良能便能如此不假修為朱子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同歸殊途無所不備象山則只教人理會一更不問何以能貫此其說即釋氏之塵芥六合以大地山河為見病者語其弊只在不知有氣質之性而以吾身粗惡之氣皆

指為心之妙理合當如此殊與告子無異矣

程朱門人

程門弟子之最著者曰楊游呂謝所謂四先生者也明道在穎昌時龜山往從學明道喜甚及歸送之出門曰吾道南矣定夫資質穎異德宇粹然龜山稱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澤足以潤天下與叔修身好學伊川愛其深潛縝密且謂和叔雖能荷吾道終不逮乃兄上蔡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綱領朱子蓋輒稱之劉質夫信道甚篤馬時

中勇于為義范淳夫善道人主朱光庭力排異端胡安國志在春秋剛大之氣不愧古人而學問淵源非他人比則有呂希哲及門中能不失其正則惟尹和靖數子豈無得于道歟抑羅從彥寔從龜山游朱子謂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延平李氏又羅先生高弟也朱子蓋嘗從學云 朱子及門人才甚盛其父子同受業者則蔡季通與其子仲默而季通獲孝友之稱仲默承集傳之任其兄弟同受業者則林擇之擴之劉履之用之劉晦伯韜仲朱子曾目擇之為畏友而以擴之為苦學又嘗曰砥及其弟礪更歷變故志尚愈堅且稱其居家孝友

臨事謹畏又嘗曰韜仲不苟如此不易得其兄晦伯亦甚好他日皆未可量至若徐僑之剛直吳必大之警敏萬正淳鄭南升之姿稟及石洪余範許景陽楊履正王玩之李唐咨等皆以其質見美者也又若李方子之寡過江默之一意讀書徐寓之志尚堅確李閔祖之克己工夫楊志之講論精細陳扞之切問近思許升之專心于內以及鄭思孟陳文蔚包定之余大猷方誼劉孟容等皆以所學見稱者也若夫姿學兼優者則有胡泳程恂黃灝林師魯廖德明徐子猷楊楫魯興宗劉炳之詹體仁等若而人皆卓卓者也而稱李蟠則曰南康得子

敬便覺氣脈未斷稱輔廣則曰謹身在于聲利場中能  
閉戶自甘金華同門之中尠有其比也然極三百餘人  
之中獨得深衣之傳授所著之書而曰吾道之託在此  
則惟黃勉齋一人而已嘗嘉張元德云篤志而謂幹曰  
所望以永斯道之傳如二三君者不數人則元德亦任  
道之器而所望于勉齋者誠不輕矣宜乎後儒之推崇  
勉齋為紫陽弟子中之顏曾也然至今未得配食孔廟  
亦禮典之缺而有心斯道所宜亟講歟

性理

朱子曰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又曰生之

理謂性 朱子曰邵子謂性者道之形體心者道之郭  
郭蓋道即理也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是也然非性何  
以見理之所在故曰性者道之形體仁義禮智性也理  
也而其此性者心也故曰心者性之郭郭又曰人生而  
靜之謂性感物而動之謂情性之分雖屬靜而其蘊則  
該動靜而不偏 呂東萊曰維皇降衷天命之謂性也  
若有恒性率性之謂道也陳北溪曰繼之者善成之者  
性比孟子性善之說所自來也 真西山曰仁義禮智  
信之性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古人皆謂之五  
常蓋以性之體而言則曰仁義禮智信以性之用而言

則曰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實則一而已天下斷無性外之理也故均謂之五常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所謂氣相近者以其雖有清濁之殊而同此二五之氣也所謂理絕不同者以其昏蔽開塞之甚遠也朱子曰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故程子曰論性不論氣則不備論氣不論性則不明二之則不是又曰人之氣稟有清濁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性亦有淺深厚薄之異要亦不可不謂之性孔子雜乎氣質言之故謂之相近孟子專言性之理

故直曰性善耳

按莊周以仁義為桎梏告子以仁義

為桎梏荀卿言性惡楊雄言性渾皆異說也韓子原性

篇復性論亦未純粹惟董子命者天之令數語其辭近

正要之言性理者玩朱子性圖而究其說始得所宗矣

### 陰陽五行

程子曰橫渠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葉平巖曰周子謂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言太極流行之妙相推于無窮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言二氣對待



之體一定而不易也邵子云用起天地之先體立天地之後是也然詳而分之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是流行之中定分未嘗或亂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是對待之中妙用寔相流通也朱子曰程子所謂截然分陰陽之理即周子所謂互為其根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即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二句相須其義始備

朱子曰五行者質具于地氣行于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

陰也又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土金水蓋以陰陽相生言即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又曰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為發生之性水為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

故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于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黃勉齋曰初只是一個水水煖後即是火木者水之子也又張子曰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火則不屬土蓋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得土之浮華金得土之精實土也者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按五行之性不生不剋不剋不生昔人鹽鐵論云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隴蜀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池此其生剋固無定位也又嘗攷朱翼之說曰水性寒也而有華陽之溫泉火性熱也而有蕭邱之寒焰金性堅而有佛林之流金木性浮而有哀牢之沈木此其生剋又無定質也相生相剋變化無窮要之無適而非陰陽也即無適而非太極已矣

### 河圖洛書

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于背有數至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關子明曰河圖之文七前六

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  
前右八後左六後右劉歆曰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  
九章相為表裏朱子曰河圖中者為主外者為客洛書  
正者為君側者為臣 河圖洛書之位其不同何也河  
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  
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  
其所蓋主于陽以純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蔡節齋註  
曰河圖數偶偶者靜靜以動為用故河圖之行皆奇一  
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五合十是故易之吉凶生  
乎動蓋靜者必動而後生也洛書數奇奇者動動以靜

為用故洛書之位合皆偶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  
六是故範之吉凶見乎靜蓋動者必靜而後成也其多  
寡之不同何也蓋河圖主全故極于十而奇偶之位均  
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奇乏而偶贏也洛書主變故極于  
九而其位與寔皆奇贏而偶乏也胡玉齋注曰河圖數  
十十者對待以立其體故曰常洛書數九九者流行而  
致其用故為數也其序之不同何也河圖運行之序自  
北而東左旋相生也洛書運行之序自北而西右轉相  
剋也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  
土河圖則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左旋一周而

金復生水也洛書則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右  
轉一周而土復剋水也其皆以五居中何也陽之象圓  
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  
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  
其一陰而為二二二之合則為五矣此其數之所以皆  
以五為中也至其位與數皆三同而二異者蓋陽不可  
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然則聖人之則  
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  
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  
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

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  
之實其一為五行其二為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  
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德其七為稽疑其八為庶徵  
其九為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洛書而虛其中則亦  
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三五四而合九  
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為七八九則亦四象也四方之  
正以為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為兌震巽艮則亦八卦  
也河圖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  
十為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  
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易而河圖亦可以為範矣且安

知圖之不可為書書之不可為圖邪

太極通書西銘正蒙

太極圖說周子所作其義一本于易生陰生陽即兩儀之義也五行之用即天地數五之義二氣之化萬物之生聖人與合之事三才立極之道始終生死之說皆與大易相為發明自伏羲畫卦文王演易皆未嘗言太極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而周子言之能發先聖所未發朱子曰先生之學其妙其于太極一圖蓋喫緊為人不得已而作非好學深思不能默會于意言之表通書者易通也亦周子之書推一理

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其言高極于無形而其實不離日用之間其旨深探乎造化而其理不超乎仁義剛柔善惡之際朱子以為入德之方經世之具無有切要于此者為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張子西銘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吾之兄弟人能盡事親之道以事天地則合德而為肖子程子以一言蔽之曰明理一而分殊朱子謂其得西銘之大指蓋天地之間人物之生血氣之屬萬有不齊明乎分之殊則無兼愛之病明乎理之一則無為我之私仁之至義之盡仁立而義行義精

而仁之體無弊充得盡時則為聖人此則橫渠之文之粹者正蒙不下萬餘言伊川謂橫渠此書之言誠有過者然今細按其書規模弘大朱子稱其窮盡萬物之理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草木鳥獸之所以蕃盛物理以辨人倫以正大無不包細無不盡張子自言吾之為此書譬之根本枝葉無不備具而充榮之者則在人功號曰正蒙大要發端以示人固欲學者深造而自得之以二子之書合而讀之固有互相發明者易通四十章本無太極相表裏周子建圖立說明道體之極

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則惟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恐其略而未盡也則有通書以盡其蘊曰誠曰仁曰幾曰思有以研窮乎無極太極之妙即以指示夫修言悖凶之理此固其說之同條而共貫者矣西銘惟一理而分之殊者自在正蒙所謂造化所成無一物而相肖也即非周子一實萬分一物各一太極之旨乎言分殊而理之一者自存正蒙所謂萬物雖多其實一物也非即周子是萬為一物物統一太極之旨乎至其言太虛無形氣之本體非即周子所謂陰靜乎其聚其散變化之容形非即周子所謂陽動乎太虛無形之中有神化

之理非即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之說乎朱子掇取二  
子之言合之程子之書為近思錄凡六百一十二條自  
正蒙來者二十六條又于正蒙中表章西銘自為一書  
則豈非以有宋諸子之書惟二子為中正純粹而太極  
通書西銘正蒙四篇其皆足以羽翼聖經闡明義蘊開  
示萬世學者其為功則一也哉

### 皇極經世書

魏鶴山曰皇極一書凡皇王帝霸之興替春夏秋冬夏之  
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霽暄山川草木之  
榮悴惟意所驅左右逢原略無疑滯倚著朱子曰皇極

經世書乃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  
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  
統十二辰是十二與三十迭為用也故季通以十二萬  
九千六百之數為日分問易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卜  
筮經世是推步楊龜山曰康節先天之學不傳于世非  
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  
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  
八卦獨艮坎同為三數此必有說居以爻當期其原出  
于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卦氣起于  
中孚冬至卦也其次復卦升大寒卦也楊子太玄亦主

比說自漢迄今曆家未有更比者獨先生以復為冬至  
噬嗑為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  
朱子曰康節以四起數壘壘推去他分天地間物事都  
是四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兩風霜露皆是相配又曰  
康節之學似楊子雲太玄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  
之玄為之首康節之數則是加倍之法問康節數學朱  
子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 黃端節云邵子之  
書皆原于易書中引而不發邵伯溫謂其數定本伏羲  
之先天得之矣西山先生始終以易疏其說于是微顯  
闡幽其說大著學者由蔡氏而知經世由經世而知易

默而通之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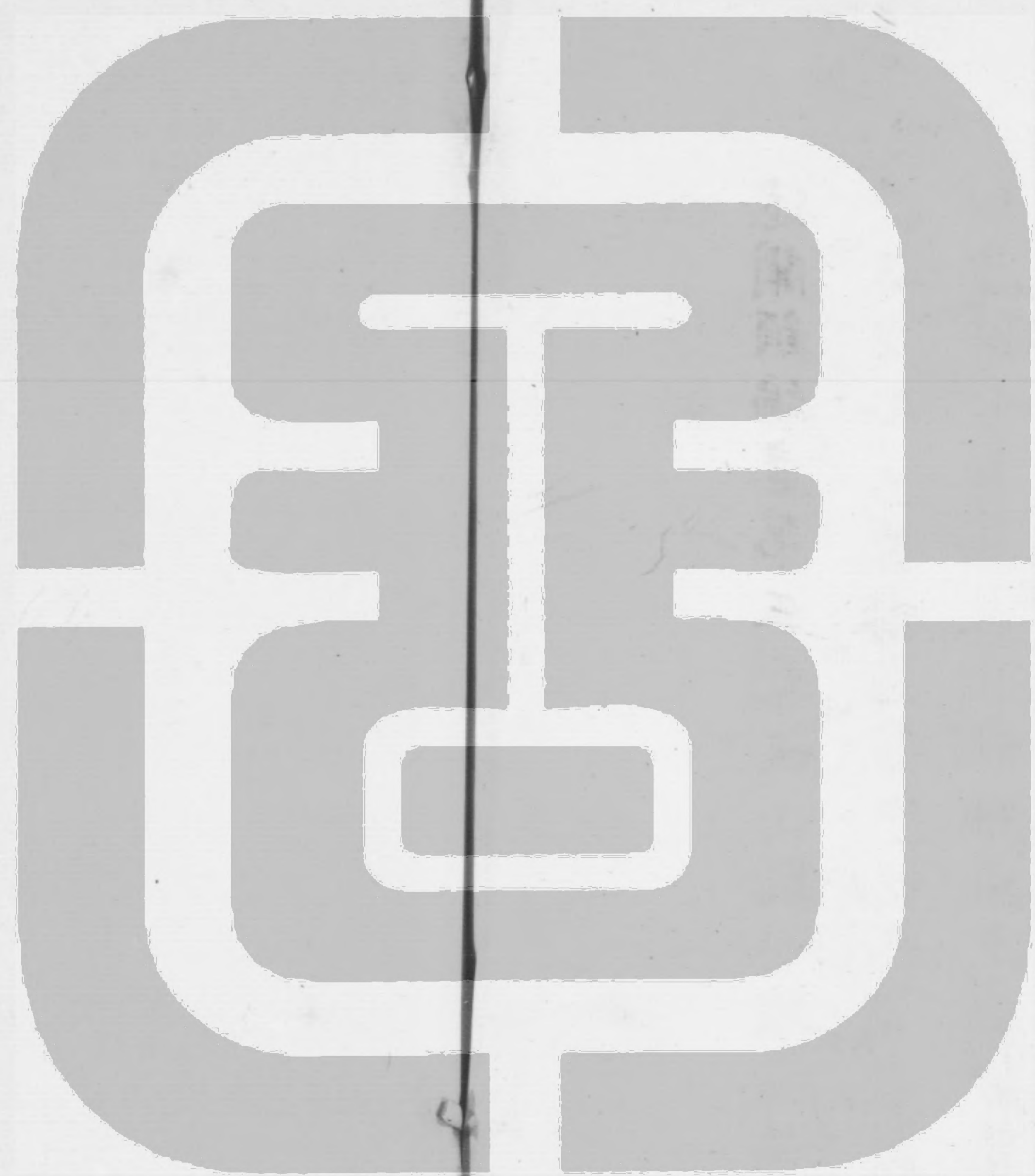
洪範皇極內篇

按河圖之數夫子發明于易繫辭詳矣洛書之數先聖  
未之言也九峯蔡氏作洪範皇極內篇其自序曰體天  
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象者範之數數者始于一  
象者成于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偶之所以行偶者  
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一而三  
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  
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  
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



述聞類編卷第三  
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洞極有書潛虛用圖牽合附會  
自然之數益晦蝕焉耳又其書有曰河圖體圓用方河  
圖非無奇也用以存乎偶洛書非無偶也用則存乎奇  
凡此皆深造詣極之言質諸古聖而不悖者也其作為  
範數圖有八十一章六千五百六十一變九九圓數圖  
即聖人之所以治曆明時也九九方數圖即聖人之所  
以畫州分井也其九圖縱數九圖橫數皆所以推吉凶  
悔吝災祥之徵驗也書凡上中下三篇猶易繫辭上下  
傳及說卦之意也真西山謂仲默範數與三聖之易同  
功良不誣也

述聞類編卷第三



边陲類編三

七

